

□聚焦本科教育系列评论之一

办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本

张端鸿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日前在成都召开。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中小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会议指出,本科教育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基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笔者认为,这次会议的精神为办好高水平本科教育指明了方向。

尽管近年来我国高校本科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全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整体印象仍然是“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高等教育在本科阶段实现人力、资源增值的功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水平大学存在差距。

必须认识到,高水平的本科教育需要进一步严格要求,建立和完善本科阶段学业淘汰和分流机制。目前的现状是,我国高校的学生毕业率比较高,而淘汰率很低。如果放眼国际可以发现,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会建立起严格的学业淘汰机制,学校内部专业之间的分流机制,精英型大学本科生向大众型大学分流的机制也比较完善。在这种严格的制度约束下,学生自然会产生学习的紧迫感和压力,同时也能够在学习压力难以承受的情况下,及时寻求分流的计划和安排。反观我国高校,淘汰率偏低的现象仍未

能得到有效改观。不少学校内部的淘汰机制和学校之间、专业之间的分流机制也未能有效建立。很多学生比较喜欢的课程往往是压力小、给分高的课程。越是严格的教师,往往在学生评教中越得不到好的评价。本科教育的淘汰和分流机制需要高校内部的不断探索,也需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设计和推进。

高水平的本科教育需要学校管理层和广大教师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投入。本科教育在我国很多研究型大学仍然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状态,学校管理层和广大教师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和创收等方面。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只有教师的心回到课堂,高水平本科教育才有保障。笔者注意到,国际上的高水平大学一般都给高校教师提供良好的薪酬福利,并

且对教师的科研和服务报酬给予15%上下的严格上限规范。与此同时,本科教育的学校主管在高级职务聘任的校级审核环节还拥有关键投票权,这无疑具有很强的激励和约束效应。

要办高水平的本科教育,还需要警惕大学教育高中化问题。当前我国高校的课程安排模式仍然是用课程数量填满学习时间的知识点、教学模式,大学学习模式高中化问题比较突出。欧美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通常每周上4门课,我国高校的本科生通常每周上10-12门课,但大家都觉得学习压力很大。事实上,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课程门次太多必然导致学生难以进行深度学习,而离开了深度学习,创新人才培养就会受到影响,蜻蜓点水式的浅层学习不利于培养真正高规格的人才。笔者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调研时发现,这些学校

的本科教育高度重视学术经典研读,并与课程相配套,本科生深度研读学术原著平均达到每月1本,我国高校学生则大约只有每学期1本的阅读量。以自主学习为基础的高水平经典研读和高水平课堂研讨应当成为高水平本科的重要抓手,其背后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与教学上的大量有效时间投入。

只有准确把握本科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学生成才规律,以“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为基本遵循,从激励与约束的基本机制入手,才能让学生回归自主、深度学习,才能让教师潜心、热情育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发展潜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 / 一家之言 / ——

幼儿园不必把家长当成“假想敌”

湛涛

近日,有媒体报道,西宁市一幼儿园发布了“劝退七条”,详细列举了幼儿园“劝退”幼儿的七种情况。如:幼儿家长对幼儿园工作人员精神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幼儿在园发生纠纷,家长对对方孩子精神或肉体上进行伤害的;对幼儿园工作有意见,但没有向园长反映就寻求上级机关、新闻媒体或通过“闹园”解决的;等等。

“劝退七条”所列情形,在现实中都能找到所对应的家长“原型”,这主要集中反映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幼儿家长的过度维权,另一方面是幼儿家长的过分要求。现实中,只要被投诉,幼儿教师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轻则赔礼道歉、被家长指责,重则被处罚、丢饭碗。“劝退七条”所列情形如果实现,都将破坏幼儿园正常的教育秩序,损害其他幼儿和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劝退七条”背后隐藏着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诸多的辛酸和无奈,它反映的是幼儿园和幼儿教师对于来自家长的信任、理解和尊重的渴求。

但幼儿园发布“劝退七条”的表述的确欠妥,有滥用“劝退”这一惩戒手段之嫌,许多家长和公众从中读出的却是幼儿园的“霸道”与“任性”。在教育领域对于“劝退”学生这一惩戒手段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一般只有学生在校期间严重违反学校纪律,且屡教不改,或参与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违法乱纪等行为才能使用。

“劝退七条”所列情形,绝大部分责任在家长,而且有些明显达不到需要“劝退”的程度,幼儿园不应当把责任归到幼儿,并直接将其“劝退”,而应考虑将教育和保育相结合,先与孩子家长沟通,对孩子进行育儿指导。不可否认现实中存在一些“劝退七条”所列情形,但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幼儿园来说,不能把家长当成“假想敌”,应该相信大多数家长会理解、尊重幼儿园工作。

良好的家校关系需要通过家校之间和谐有效的沟通和幼儿园教师对幼儿充满爱的教育来实现。“劝退七条”人为制造了家校之间的紧张气氛,其实际效果可能事与愿违。

幼儿是一个需要特殊保护和照料的人群,一方面,幼儿具有爱玩好动的天性,好奇心极强,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另一方面,幼儿的思维和行动都还带有明显随意性,他们自控能力较差,又缺乏生活经验,还无法准确地判断周围环境中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幼儿园里幼儿之间的打闹和磕碰在所难免,需要家长理性看待、正确处理。作为家长,不必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吃亏,代替孩子去解决本该由孩子面对的问题。幼儿园里的磕碰碰撞,对孩子来说,是自我成长的体验过程,也是自我保护的学习机会。过度维权和过分要求,不仅会伤了老师的心,更会造成幼儿园不敢组织有一丁点风险的活动,损失的是孩子成长进步的空间。幼儿园只要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与教育义务,没有疏于职守,家长就没有必要对幼儿园过分苛责。家校之间和谐合作的关系,是实现良好教育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家校双方共同努力。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 / 漫话 / ——

提防不请自来的通知书



王铎 绘

眼下,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高校招录工作即将展开。按理说,高校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录取,可偏偏有一些所谓的“大学”,格外的低门槛,高考成绩没有出来就主动发放录取信息,不少学生都收到过这类信息。

这类学校多是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按照规定,名称中包含“大学”等字样或未包含“研修”“函授”“培训”等字样的学校,须明确说明本校的办学类型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宣传内容不得回避、混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区别。而经过调查记者发现,一些野鸡学校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段,新建一个学校的网站,规避教育部门的监管,混淆视听。对于如此的虚假宣传,教育行政部门也表示存在监管上的灰色地带,提醒家长和学生注意甄别,不要上当。

—— / 快评 / ——

填报志愿请善用你的选择权

姚跃林

多年来,有一种现象令笔者印象深刻,为孩子填报高考志愿前马后忙碌的多为家长,孩子反而很淡定。有句流行语:孩子负责考试,家长负责志愿。这正反映了高中教育存在的一类问题,生涯规划教育缺失仅是表象,深层原因是学生缺乏自立自理能力。

填报志愿有章可循,从技术层面来说并无难度。特别是实行知分填报志愿和平行志愿后,相关信息是全面透明的,实际就是按分数高低排队、考生参考大学学术排名和社会声誉依次选择,排在前面的优先。对于考生而言,所谓志愿难填,实际是分数与理想之间存在距离。平行志愿极大地保障了考生的选择权,但有效填报志愿需要善用你的选择权。

笔者经常告诉学生,2000多所高校招生,真正与你有关的可能不到20所。本人的成绩排名,高校的分类及其排名、相关专业排名,前两三年在本省招生的分数线及排位,个人的偏好等,几个因素一比照,可供你选择的学校也就剩下那么几所。接下来要考虑的是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想上好大学就不能太计较专业,坚持自己的专业选择就得在院校选择上求其次。因为大学的办学水平以及社会认可度存在客观差异,所以理应力争进入更好的大学学习,但要提高命中率就得服从专业调剂。很多高校按大类招生,大二才开始分专业,有些高校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专业的二次选择,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考生填报志愿时的焦虑。而如果

钟爱某个专业,应当首先参考专业排名,果断回避热点名校,命中率更高。理论上说,只有全省第一名才拥有绝对的选择权。理清了思路,填报志愿绝非难事。

选择专业是对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首次选择,需要慎重。爱一行干一行是福气,干一行爱一行是智慧,干一行怨一行是赌气。个性、爱好与职业高度匹配,工作着便幸福着。有一点一定要坚信,真正的大幸福一定是超越个人幸福的。满足于衣食无忧,一生苟且,精神缺乏境界,心灵在低层次中挣扎,是很难有幸福感的。志不立则天下无可成之事,要立大志立长志。将目光投向未来,就不会为眼前的选择而纠结。

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但很多专

业知识具有通识性和基础性,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的情况并存是无须也无法刻意避免的事。尤其是本科教育,不能太执着于专业性,要为学生未来人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某种非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专业固然重要,但不能只剩下专业。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钱伟长先生,入校即逢九一八事变,他弃文从理,终成物理学大师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有人问他是什么专业,他说,我的专业就是祖国需要。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一纸志愿是不能定终身的。

社会需要各种人才和各类劳动

者,社会也会进行自我选择和调剂。绝大多数人可以胜任绝大多数职业,真正做不了、只能做、只能做是极个别的。本质上,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转变择业观。行行出状元。哪一行未必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到“状元”,也就是能否取得较高的职业成就。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所谓艰苦职业也自有其不为人知的乐趣。再卑微的职业也是社会需要。今天的热门专业不一定是未来的热门职业,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兴趣所在。热门意味着高竞争性,选择名校的热门专业固然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但也要承担更多的竞争压力。选择需要量力而行,合适的也许才是最好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

“科盲”家长多误子

士土诚

最近,长沙的一个“神功”班火了,这个学习班的费用高达4天3.98万元,12天20万元,宣传的重点是“他们能教孩子怎样把勺子吸在脸上,怎样用额头控制手机等”。

笔者不禁要问:这些明显违背物理学、生物学基本常识的“神功”是怎么成为培训班的教学内容的?家长又是为了什么花大价钱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培训班?

家长为了孩子的教育不惜花费巨资,这种心理本来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花了钱后,你给孩子学的是什么内容?你是在帮助孩子进步,还是拖孩子后腿?一些家长对于各种培训内容缺乏辨别能力,而一些培训机构则利用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的迫切心理,把课程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违背了基本的科学常识。例如,去年在幼教圈曾经流行过一种“杜曼闪卡”教育,该法声称只要拿一叠卡片在宝宝面前一张张闪过,并且伴随着超快语速念叨“23+32=55,15+18=33,45+26=71”,就可以教几个月的婴儿学数学、英文单词、中文词汇、化学元素、《弟子规》、汽车百科,甚至世界名画。这种无视孩子生理特点的教育,之所以能赢得家长青睐,无非是因为一部分家长既不懂育儿,又不懂教育,还幻想着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同样,长沙的这个“神功”班也声称,通过学习可解决孩子精力过剩、容易跌倒、情绪不稳定、记忆力不好等问题。工作人员还介绍,比如,学生学习课程后可以自主地掌握一些事情,包括一些未来人生之路的预测,如我要上哪个大学、找什么样的对象结婚,但问题是,牛吹得这么大,有实现的可能吗?在孩子正在建立世界观的时候,给他们灌输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他们的思维会不会混乱?家长科学素养的缺乏,不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活和工作,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教育。因而,与其一味地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不如先加强自我学习,提高家长自身的知识水平。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对幼儿园“占坑班”要出重拳

熊丙奇

近日有安徽合肥市民反映,部分公办幼儿园存在开办“亲子班”、变相兜售入园优先权的现象。记者暗访发现,合肥确实有两所公办幼儿园招收“亲子班”学生,用以“预定”直升幼儿园小班名额的情况,收费为数千元一学期。

所谓的“亲子班”其实就是占坑班,这和小升初的“占坑班”没什么本质不同。对于幼儿园来说是权力寻租行为,把入园机会作为商机,而对于家长来说,占坑性质的亲子班的出现,既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又增加入园焦虑。治理幼儿园入园的占坑现象,一方面要坚决取缔这种与入园挂钩的亲子班,另一方面必须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建设普惠幼儿园,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

幼儿园的亲子班之所以能办起来,毫无疑问是因为亲子班与入园机会挂钩,这其实是公办幼儿园进行违规经营,这是破坏教育公平的。2011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严禁以开办实验班、兴趣班、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在保教费之外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对此,应该依法查处,叫停并整顿。

需要追问的是,作为公办幼儿园为何要靠举办“亲子班”挣钱?可以解释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当地有关部门投入不够,公办园只有以园养园,通过举办亲子班来补充公办园经费;二是幼儿园有关人员借此牟利,建立“小金库”。事实上,虽然大家

都知道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关键是增加对公办园的投入,提供更多公办园学位,以及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扶持力度,建设更多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愿意加大投入,而是希望通过市场力量解决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既然家长有需求,那就会有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幼儿园,政府部门只要加强监管即可。但这一思路其实是行不通的,在学前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环境中,不加大投入只加强监管,会导致监管失灵和市场机制失灵。有的民办幼儿园天价保教费,却管理混乱,办园质量不高。

发动企事业单位建设公办性质的幼儿园也是建普惠园的措施之一,但是这种办园机制要取得成功,既需要

企事业单位重视幼儿园,假如企事业单位投入不足,其举办的幼儿园就会想办法养活自己。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曾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办园进行剥离,纳入教育部门统一管理,就是考虑到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办园存在多头管理、专业性缺乏等问题。当前我国为提高学前教育毛入学率,鼓励企事业单位办园,但不能忽视企事业单位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要缓解入园难,关键还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也只有加大投入,才能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规范幼儿园办园。这方面,北京的经验值得借鉴。自2011年开始,北京市区两级财政持续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在总额与占

比方面呈现“双增长”态势。2017年,市区两级学前教育财政投入78.18亿元,相比2011年的投入额度增长了3.4倍;学前教育经费在财政年初预算安排学前教育资金92亿元,占全市财政教育经费预算的10%。到2020年,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中所占比例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至14%。我国社会舆论一直呼吁学前教育立法,而制定学前教育法,最基本的问题是明确政府的投入责任,这是治理包括“亲子班”在内的各种幼儿园招生、办园问题的根本。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